

特警力量 SWAT

刘猛★作品

前进一步是死亡，
后退一步是生存。

你准备好为人民公安事业
牺牲一切了吗？

“狼牙少帅” 刘猛最新力作

为兄弟，我赴汤蹈火；为国家，我肝脑涂地；为信仰，我无怨无悔

他们是刀尖上的利刃；他们是突击队中的先锋

一支英勇无畏的虎狼之师，一股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特警力量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特警力量 SWAT

刘猛★作品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特警力量 / 刘猛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5. 7
ISBN 978-7-5502-5132-8

I. ①特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78921号

特警力量
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责任编辑: 侯娅南
策划编辑: 孙小波 徐 玥
封面设计: 王 鑫
版式设计: 王 玥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280千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22印张
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5502-5132-8
定价: 39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第一章

——SWAT——

1

清晨，朝阳洒在一片密集的丛林上空，从远处望去，山巅晨雾缭绕，一片静谧。阳光透过丛林缝隙投射到地面上，被交错的树枝剪成斑驳的光影。在丛林深处，一个穿着迷彩服的身影持枪在林间拼命地奔跑，黑色作战靴踩在潮湿的地面上几乎没有任何声响。迷彩服在急速奔跑中不时地停住脚，单腿呈跪姿，控制着呼吸节奏，眼睛警觉地观察着四周的动静——密林里，除了粗重的呼吸声外，鸦雀无声。

他的脸上涂着墨绿相间的伪装油彩，布满血丝的眼睛目光如炬，汗珠不断地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滑落，钢盔下面黝黑消瘦的脸，在寂静中蕴藏着年轻的力量。这时，阳光开始变得有些刺眼，迷彩服眯缝着眼看看，咽了口唾沫，又站起身继续狂奔。路上，有树枝不断地从他身边弹开，在空寂的密林里哗啦作响。

阳光从山头洒下来，山顶的风很硬，不断地从林间的空地上呼啦啦地刮过。迷彩服黑脸持枪一路狂奔，在他来到山顶时猛地愣住了——山顶的乱石堆旁，一个身形魁梧的蒙面大汉单手持枪对着他。迷彩服站在山顶，风刮在他的脸上像刀子划过，那双充满傲气的眼睛在钢盔的阴影当中闪烁着冰一样的寒光。他看不清那人的脸，在他后面，更多蒙着黑面的人冒了出来。看着越来越多的蒙面人，迷彩服咽了口水，猛地抬起右手，扣动扳机。“嗒嗒嗒，嗒嗒嗒……”站在最前面的那个蒙面大汉来不及隐蔽，在弹雨中抽搐着倒下了。几乎同时，其他的蒙面人也开枪射击，黑洞洞的枪口闪着烈焰，映亮了他的眼睛，他健壮的身躯在密集的弹雨中抽搐着倒下。空寂的山顶，枪声震耳欲聋，伴随着山风在林间回响……

天刚蒙蒙亮，整个东海市一片安静。这个时候，街道上还没有行人，只有清洁工人孤独的身影伴随着沙沙的扫地声。一栋普通的居民小楼里，卧室的一角立着各种健身器械，对面墙上整齐地贴着一排“优秀士兵”的奖状，还有不同时期的照片。微光照着桌子上摆放着的各种奖杯，泛着隐隐的白光。在旁边，是一个相框——十几个穿着迷彩服的侦察兵战士抱着自己的步枪，他们的右臂上都佩戴着刺绣出来的狼牙臂章。照片上的沈鸿飞露出一嘴白牙，眼神当中透出一股傲气。在奖杯的旁边，一枚鲜艳的二等军功章静静地躺在精致的小盒子里，显得有些孤独，在夜色里透出一股悲凉。

“啊！——”沈鸿飞尖叫一声从床上猛地坐起。他喘着粗气，额头上冒着一层密密的冷汗，惊恐地望着对面的白墙。许久，沈鸿飞才痛苦地闭上眼睛，将棱角分明的脸埋手掌里——高低错落蒙着迷彩布的钢盔，涂抹着厚厚伪装油彩的黑脸，无声升起的国旗，还有那嘶哑如同雷鸣一样的呐喊……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以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，但这些熟悉的场景却总是出现在他的梦里，从来就不曾忘记过。

黑暗里，沈鸿飞抬起眼，看见躺在远处桌子上的那枚军功章，他的嘴角抽搐了一下。侧头看了看闹钟，凌晨五点钟，他甩甩头，努力让自己清醒一些，然后悄然起身，穿上运动服，轻手轻脚地走出卧室。在他的床头，挂着一套别着学员肩章的崭新警服，沈鸿飞伸手摸了摸帽子上的警徽，笑了笑，转身走到客厅。父母还没有起来，屋里黑着灯，沈鸿飞戴上耳机悄声出去了。

海边的公路上晨雾蒙蒙，沈鸿飞戴着耳机，一边跑步一边挥手出拳。突然，一个粉红色的身影从他身边唰地掠过，沈鸿飞一愣，抬眼看过去，扎着马尾辫的凌云小鹿一样在他前面跑着，沈鸿飞无声地笑笑，加速追了上去。很快，沈鸿飞和凌云擦肩而过，沈鸿飞侧头看凌云：“嘿，你跑得太快了！”凌云看都不看他，继续跑。沈鸿飞也不在意，“你这样会把自己跑废的！”凌云白了他一眼，继续看着前方，马尾一甩一甩的，很是好看。沈鸿飞一愣，苦笑着说：“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提醒你一下。”凌云还是不理他，噌地加速超过了他。沈鸿飞笑，不紧不慢地跟在她后面跑。

凌云穿着运动背心在前面跑，马尾辫一甩一甩的，沈鸿飞笑着看她的背影，两人的距离始终保持在五米之内。凌云有些不快，加快了步伐。沈鸿飞也不说话，跟着加速，还是不紧不慢地跟在凌云后面。

晨雾里，两人开始较劲。凌云不断地加快速度，但始终甩不开沈鸿飞，她有些绯红的脸上开始出汗。沈鸿飞还是听着音乐，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。凌云侧眼看他，沈鸿飞笑笑，很绅士地伸手做了个“请”的手势，凌云甜甜地一笑，脚下却突然加速。沈鸿飞一愣，赶紧跟上。前面路上有个小岔口，凌云跑着，突然猛地一拐弯，迅速向旁边的树林里冲去。那是一个陡峭的下坡，沈鸿飞大惊，连忙叫住她，凌云根本不理，噌噌噌地在树林里狂奔。沈鸿飞来不及多想，拔腿急忙追进树林。

林子里，凌云正急速奔跑，突然，湿滑的泥地让她脚下一滑，整个人就飞了出去，眼看着就要摔下去，沈鸿飞纵身一跃，一把抱住凌云滚翻着落地。两人刚停稳，凌云脸色煞白地急促呼吸着，沈鸿飞也满头是汗，大喊：“喂！跑步犯不上这么玩儿命吧？”凌云瞪着他，汗水顺着她洁白如玉的脸颊流下来。凌云气鼓鼓地一把推开他，沈鸿飞没留意，一个趔趄，猛地被推倒在地。凌云看了他一眼，起身跑了。沈鸿飞爬起来，看着凌云跑远的背影，拍拍身上的灰土无奈地笑：“现在的女孩子都这么暴力吗？暴走罗拉啊！”

3

清晨，一间温馨的房间散发着淡淡的花香味道，粉色的床单上摆放着一只毛茸茸的泰迪熊，很是可爱。对面的地上立着一台跑步机，还有各种散打护具。凌云穿着运动背心，龇牙咧嘴地在抹白药，胳膊和后背上的伤痕清晰可见。抹完药，凌云站起身，愣愣地走到窗户旁，脑子里闪过刚才的画面，凌云咬牙切齿：“哼，居然敢抱我！”凌云气不打一处来，揉着胳膊，又一疼，咧着嘴转身，一瘸一拐地去拿挂在墙上的警服。

换好警服的凌云刚走到客厅，凌母正端着盘子走出厨房：“哎，小云，怎么走路一瘸一拐的？受伤了？”凌云赶紧直了直身子，嘴硬地说：“没有，我在技侦工作能受什么伤啊？肌肉有点疼。妈，我没事，我走了啊！”说完咬牙向门外走去。刚一出门，凌云就龇牙咧嘴地扶着墙，倔强地咬牙坚持着走到电梯前。门一开，是隔壁的老头儿老太太买菜回来，凌云马上站好，强笑着打了声招呼，赶紧进了电梯。

早上的市区一片繁忙，赶着上班的人们行色匆匆地在人流里穿梭。高架桥上，老交警林国伟熟练地疏导着四面来往的车辆。在他旁边，穿着一身崭新警服的沈鸿飞戴着摩托头盔，跟着林国伟在街上执勤。林国伟是当了二十多年的老交警了，现场执勤经验丰富，人缘也不错，这次沈鸿飞跟着他，能学到不少东西。有时候，理论学得再好，也得到实践中接受检验。

现在早上七点多，正是上班的高峰期。林国伟熟练地打着手势，指挥着主干道上堵得最厉害的一段路。高架桥下，一溜车队排着长龙正在等红灯，有司机不耐烦地按着喇叭，林国伟戴着白手套，朝着司机一伸胳膊，喇叭声立刻停了。不远处，一辆白色的奥迪停在车流当中。坐在驾驶座的是个光头，满脸络腮胡子，脖子上戴着一根小拇指粗的大金链子。在和奥迪隔了两辆车的后面，是一辆挂着民用车牌的普通轿车。车上，穿着便衣的郑直戴着墨镜，紧盯着前面那辆奥迪。在他的腰部，隔着衣服别着一把64手枪。郑直探头看了看前面，堵得一塌糊涂的车流一直没动，郑直只好无奈地坐回车里。就在收回身子的那一瞬间他愣住了——后视镜里，在他侧后方的一辆黑色君威车上，三个戴着黑色面罩的大汉正拿起霰弹枪跳下车，郑直一个激灵，猛地回头，只见三个蒙面人正持枪从他的车旁擦肩而过。

“我×！”郑直来不及多想，从腰间拔出手枪。只见三个蒙面大汉径直走到前面的奥迪车外，抬手举枪，砰砰砰……奥迪车的前挡玻璃哗啦啦碎了一地，坐在驾驶座上的光头傻了，反应过来后迅速启动汽车，急踩油门，砰！奥迪撞了前车，又倒车，又猛地撞开后车。三个蒙面人措手不及，急忙闪身躲避，奥迪车猛地掉头，从应急通道逆行逃窜而出。此时，高架桥下的人完全没想到会出现这一幕惊险的枪战片，全都呆住了。

奥迪车逆行开到桥头，正跌跌撞撞地向高架桥上逃窜，三个蒙面人手持霰弹枪紧追其后。郑直闪身下车，隐蔽在车门后，他的手有点儿哆嗦，拉了几次才将子弹顶上膛。郑直调整着呼吸，起身举起64手枪，高喊：“不许动！警察！”

三个蒙面人回过身，举起霰弹枪，郑直大惊，急忙蹲下。“砰！砰！砰！”子弹打在车身上，弹痕斑斑点点。郑直正准备起身回击，“哗啦”一声，挡风玻璃碎了一地。郑直只能护住头，蹲在车身后隐蔽，霰弹枪的强大火力逼得他无法起身。三个蒙面人转身继续向白色奥迪车狂追过去，郑直闪身出来，举枪瞄准。这时，已经有人从车里跑出来，尖叫着四处奔逃。现场人头攒动，郑直的枪口不断被遮挡，他怒骂了一句，冲入人流拨开他们，边跑边拿起对讲机：“松狮，松狮，这里是斑

点狗！紧急情况，重复一遍，紧急情况！光彩大街至彩虹桥路段发生枪击，有人开枪！目标是金强！”

“斑点狗，松狮收到，你确定你看清楚了么？大街上有人开枪么？”对讲机里很快传来回复。郑直奔跑着大喊：“他们已经对我开枪了！你还要我怎么看清楚？！”

“斑点狗，你注意保护群众安全！我马上通知特警！金毛马上就到！”

“让金毛快一点儿，这里老百姓很多！我见的有三个枪手！”郑直青筋暴起，把对讲机揣进兜里，持枪追了上去。

高架桥上，沈鸿飞戴着警用头盔，正在观察着四周的交通情况。沈鸿飞刚转头，就看见一辆白色奥迪车跌跌撞撞地开过来，沈鸿飞大吼：“师傅！你看！——”林国伟转过身，看着逆行而来的奥迪车怒吼道：“搞什么啊？！想死啊？！”林国伟快步跑过去，指着开车的光头怒吼：“停车！——”“吱”的一声急刹，满脸是血的光头一脸惊恐地大喊：“警察！警察救我！”林国伟看着一脸血糊的光头也愣住了。这时，三个蒙面枪手突然从后面蹿出来，沈鸿飞大喊：“师傅！小心！——”话音未落，“砰”的一声枪响，林国伟不相信地低头看着胸口的血洞，慢慢地倒下了。

“师傅！——”沈鸿飞大喊着快速跑过来，三支黑洞洞的枪口一下子对准了他，沈鸿飞猛地呆住了——空寂的山顶，黑洞洞的枪口闪着烈焰，密集的弹雨横飞，震耳欲聋……这个熟悉的画面唰地从他脑子里快速闪过……这时，三个蒙面人互相看了看，掉头跑了。现场不断有人从车上下来，尖叫着四处躲避。沈鸿飞回过神来，想追，回头看看地上满身是血的林国伟，急忙跑了过去。

“妈的，谁让你打警察的？！”领头的蒙面大汗怒骂着，旁边另一个蒙面人着急地说：“大哥，来不及了！快走吧！”三个蒙面人快步往回跑。这时，郑直冲过来，举起手里的64手枪瞄准：“警察！放下枪！”话音刚落，对面奔跑的行人猛地把他们撞向一边，三个蒙面人趁机跑下桥。郑直追上去，三个人已经跑远了，郑直恨恨地一脚踹在栏杆上。

不远处，沈鸿飞抱着满身是血的林国伟，郑直跑过去大喊：“快叫救护车！”这时，光头从车里爬出来，想跑，郑直上去“咣”地一脚把他踹倒，光头哭丧着脸：“不关我的事啊！”沈鸿飞拿起腰里的对讲机急呼：“总部，总部，这里是1012，立即派救护车到光彩大街由西向东高架！有警员受伤！枪伤！”光头抱头蹲在地上，郑直举枪对着他，拿起对讲机呼叫：“松狮，斑点狗报告，三名枪手开枪打伤一名交警，现在正在逃离现场。疑犯可能驾驶一辆黑色君威轿车，车牌没有看清楚！”

市特警支队里，一阵凌厉的警报声划破天际。队员们冲出房间，楼道里顿时人声鼎沸。枪库里，队员们全副武装，神情肃穆，迅速有序地拿起各自的武器装备，在操场集结。

楼道里，猛虎突击队队长龙飞虎拿起警服，套在山一样的身躯上，扎好腰带快步走出办公室，警帽下是一张黝黑的脸，眼里透着坚毅。副队长雷恺跟在旁边，目光炯炯。龙飞虎一脸严肃：“到底什么情况？”雷恺快步跟上：“现在还不清楚，警情通报要过会儿才能到！”龙飞虎点头：“红色警报是枪击案，让队员们做好战斗准备！一中队跟着我，二中队跟着你！”雷恺点头。这时，教导员铁牛也快步走了过来：“龙头，你们先去一步，我带三中队支援。”龙飞虎点头，想了想，又补充道：“准备重家伙，还不知道要面对什么情况。”铁牛郑重地点头，三人快步向枪库走去。

特警机场上，全副武装的左燕快速登上直九驾驶舱，螺旋桨卷起的巨大风声猎猎作响。这时，三辆特警 SUV 疾驰而来，车还没停稳，龙飞虎就带着一中队跳下车，快速跑向直升机。正在做起飞准备的左燕下意识地望了一眼拎着狙击步枪的吴迪，直升机下，吴迪冲她做了个心形手势，左燕嫣然一笑，用手势回复他：一边玩儿去！吴迪傻眼了。这时，擦身跑过的特警队员杨震一巴掌拍在吴迪的头盔上，吴迪回过神，扶好头盔，赶紧跟着队员们快速登机。

机舱里，左燕很快恢复镇定。龙飞虎登上直九：“走！”左燕点头会意。三架直九快速拉高机头，鱼贯起飞，向城市中心飞去。

街上，特警队副队长雷恺正带队驾驶着摩托车在拥堵的车流中穿梭，队员们穿着黑色特警服，背着长枪，鸣笛快速掠过。路上的车赶紧闪到一边去，路上的行人也纷纷侧目。车风驰电掣，正在路口执勤的交警看着都傻眼了，知道急忙拦住其他过往的车辆。肯定是发生了什么重大警情，不然特警队不会有这么大的阵势。不远处，铁牛也带着重装备车队鸣笛疾驰而过。

高架桥上，四周已经拉上了黄色的警戒线。此刻，林国伟躺在地上奄奄一息，沈鸿飞捂住他的胸口，仍然有鲜血不停地从他手指缝间往外冒。这时，一辆闪着警

灯的轿车停在不远处，重案组组长路瑶下车，快步走过来，郑直看见急忙跑过去：“组长！——”路瑶看着他身上的血污，一惊：“什么情况？怎么搞成这样？”郑直顾不上解释身上的血迹，说：“金强肯定被仇家盯上了，这个是有预谋的。”路瑶问：“金强呢？”郑直说：“受了轻伤，送公安医院了，有民警跟着。”路瑶点头，走到被打碎玻璃的白色奥迪车前，刚想说话，就听见一阵轰鸣的马达声从高空传了过来。

只见三架直升机低姿悬停在半空中，急速旋转的螺旋桨卷起的飓风，刮得地上的树叶、纸片一阵乱飞。机舱里，龙飞虎打着手语，吴迪点头会意，“哗啦”一声打开机舱门，用力抛出下降绳，熟练地扣上滑降索，转身嗖地滑了下去。脚刚落地，右手便解开滑降扣，快速向前警戒。其他的队员们也陆续落地，在现场组成环形防御。左燕坐在驾驶舱关切地看着高架桥上跑开的吴迪。随后，三架直升机拉高机头，在高空悬停待命。这时，全副武装的龙飞虎快步走过来，山吼似的声音响起来：“现场谁负责？”路瑶站在旁边，头也没回地说：“我负责。”龙飞虎一看是她，悻悻地不说话了。

“这里由重案组负责。”路瑶转过身，脸上露出不屑。龙飞虎硬着头皮问：“枪手在什么地方？”路瑶还是一脸不屑：“早就没影了，你们来晚了。等你们来，黄花菜都凉了。”龙飞虎沉住气说：“我们已经以最快速度赶到了。”路瑶一甩头：“我没心情听你的解释。”突击队员们站在那儿看着两人斗嘴，面面相觑，都不敢说话。郑直站着，纳闷儿地看看路瑶，又看看全副武装的龙飞虎。龙飞虎转身看着一身血的郑直，问：“你就是在现场的刑警？”郑直点头：“是，我是重案组的，我叫郑直。”龙飞虎看他：“我想知道现场的情况。”

“是这样的，我正在……”

“龙飞虎，这是我的人！”郑直刚想汇报，路瑶冷冷地一声吼，郑直马上住嘴了。不清楚状况的郑直一脸茫然地看着两人。龙飞虎叹了口气，耐心地说：“组长同志，作为特警突击队队长，我想了解现场的情况，希望你能批准。”路瑶傲气地对郑直一扬头：“你告诉他吧。”

“是。”郑直转向龙飞虎，“我们一直在跟踪金强，今天的枪手是有预谋的，是冲着金强来的。”吴迪歪头：“金强？听着怎么这么耳熟？”龙飞虎说：“地下赌场的老板，我们以前抓过他。”郑直忙点头：“是，我们一直在跟踪他，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大的线索。今天我跟着他到了下面的街上，赶上红灯，就有三个枪手直接过来对着他的车开枪。”吴迪弯腰看看车身上布满的弹孔：“是霰弹枪？”郑

直点头：“对。三个枪手，蒙面，都是霰弹枪。”

“金强死了吗？”龙飞虎问。郑直摇头：“没有，轻伤，送医院了。”龙飞虎看了看留在地上的血，郑直忙解释说：“哦，是执勤的两个交警，其中一个受伤了，已经送医院了。”这时，副队长雷恺带着摩托车队赶到：“怎么回事？枪手呢？”郑直指了指桥下：“跑了，我猜他们是乘那辆君威跑了。”

“车牌呢？看清了吗？”龙飞虎问。郑直摇头。龙飞虎看着一片开阔的高架桥：“这里四通八达，往哪里跑都可能，但愿他们没有离开东海。”雷恺看他：“队长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”龙飞虎别有用意地看了他一眼：“这案子，是重案组的。”雷恺一愣，没明白，顺着龙飞虎的眼神看去，吐吐舌头：“乖乖，冤家路窄啊！”郑直还是不明白：“什么意思？重案组和特警队不都是同事吗？”突击队员们都忍住笑。雷恺看着郑直：“新警察吧？”郑直忙点头。雷恺笑：“我就知道你是新警察。”郑直还在纳闷儿，龙飞虎看着一头雾水的郑直：“好了，你去忙你的吧。”郑直皱着眉走开了。龙飞虎一挥手，全都不敢笑了：“好了，通知铁牛，不用在路上拼命赶了，直接到百花分局待命吧，市局的专案指挥部应该会设在那儿。”雷恺点头：“明白。”

5

百花分局指挥中心，各路警官济济一堂。墙上挂着的大屏幕反复播放着事发现场的回放片断。路瑶坐在会议桌的斜对面，侧对着龙头，两个人的眼神不时撞在一起，又急忙错开。郑直坐在旁边，看着两人，好像明白点什么。这时，穿着一身警服的凌云抱着笔记本电脑快步走进来，郑直抬起头，一愣：“师姐？”凌云看见郑直，有点儿意外，没理他，忙低头操作电脑。郑直有点儿尴尬，路瑶低声问：“怎么，你认识凌云？”郑直咧嘴一笑：“认识，一个学校出来的，她高我一届。”路瑶看他的眼神有点儿不太对，问：“你前女友？”郑直一愣，急忙摇头：“是不是，我哪儿追得上她啊！她可是我们警院的校花，多少师哥惦记的。”路瑶一笑：“看来你现在还惦记呢。”郑直不好意思地笑笑，不说话。

这时，市公安局的吴局长和几位高级警官急步走进指挥中心，在座的所有人唰地起立。吴局长扫视了一眼众人：“好，现在人差不多到齐了，有的部门同志还在路上，先不等他们了。大家都坐，今天早晨，在我市百花区光彩大街至彩虹桥由

东向西的高架桥上发生了一起恶性涉枪杀人未遂案件，有一名交警同志身负重伤，现在还在医院抢救。”在座的警察们都面色严峻，吴局长声音低沉，“此案发生在早高峰时期，现场围观群众众多，这起事件通过个人微博被迅速发布到了网上，对我市造成了重大的负面影响。市委市政府领导指示，要求公安机关迅速破案，并公布于众，稳定人心。”吴局长顿了顿，沉声道，“同志们，三名持枪匪徒在光天化日下，在闹市区开枪杀人，你们应该知道事件的严重性了。此案是我们东海警方的耻辱，能不能雪耻，就要看诸位了。现在，我宣布——1017专案组成立。专案组组长由市局刑侦支队重案组的路瑶同志担任。”

“是！”路瑶唰地起身。吴局长看向龙飞虎：“副组长由市局特警支队猛虎突击队的龙飞虎大队长担任。”

“是！”龙飞虎起身，两人互相看了对方一眼，都有点儿尴尬。吴局长继续：“下面，由路瑶同志介绍案发情况。”

路瑶走到大屏幕前：“今天早晨7点34分，我重案组郑直同志在跟踪监控疑犯金强的途中，遭遇了这起持枪杀人未遂案。”路瑶指着投影上的照片，“金强，三十四岁，本市人，曾经因抢劫被判处三年徒刑。出狱后一直不务正业，在社会上游荡。他是公安机关的常客，开地下赌场、放高利贷、收保护费等无恶不作，我们一直怀疑他跟东海市的贩毒集团有联系，因此对他实施了监控。没有想到的是今早会发生这起案件。金强受了轻伤，现在在公安医院，处于我们的严密看护当中。”

“案发现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吴局长神情严肃。路瑶看了一眼郑直，郑直连忙起身：“报告，当时是我在跟着金强。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，一辆君威车上下下来三个蒙面枪手，直接走到金强车旁开枪。金强反应也很快，掉头逆行上了高架桥。由于现场路人太多，我没办法开枪，只能跟着他们上桥。桥上当时有两名交警同志在执勤，其中一名身负重伤。枪手见势不妙，就趁乱逃跑了。在现场，我始终没敢开枪，我不能确定这一枪打出去是否可以准确地击中枪手。对不起，吴局，我的射击不过关，我没有把握。”吴局长摆摆手：“你做的是对的，这是你能做出的最好选择了。如果在闹市区发生警匪枪战，流弹打在群众身上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我们公安机关可能要面对更难办的局面。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犯罪分子跑不掉，抓住他们无非就是时间问题——但是，同志们，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了！这个案子的影响太恶劣了，在网络上已经成为热点，各种谣言四起。中央领导和公安部领导专门打电话过来，询问案情，省市两级领导都高度重视，都命令我们尽快破案，给人民一

个交代。”吴局长转头看凌云：“技侦有什么发现？”凌云站起身：“报告吴局，接到警情通报以后，我们技侦支队和交管局取得联系，获取了周边案发前后两小时的所有摄像头的视频和图片资料，组织人员进行了细致排查。根据警情通报提供的线索，我们最终锁定了这辆车——”凌云敲击键盘，投影上立刻出现了一辆由高处摄像头拍下的君威车，“这是在案发前三分钟，在案发地点发现的君威车，这辆车再往前开就到了有红绿灯的路口。我们分析，就是这辆车。”

画面被定格的大屏幕上，前排的司机戴着棒球帽和墨镜，左手握着方向盘。吴局长眉头紧皱：“这张看不出来车后排有没有坐人，你们是怎么肯定是这辆车的？”凌云说：“我们调查了这辆车车牌，原车是一辆捷达，但这是个套牌车，我们没办法辨析司机的面容，无法做人像比对。”吴局长走近大屏幕：“他的右手在干什么？”

“他在打电话！”凌云惊喜地说。吴局长看了她一眼，凌云立即会意，拿起手机转身出去了。吴局长看向路瑶：“路组长，你有什么看法？”路瑶站起身：“刚才吴局已经做出了具体指示，我们专案组一定会尽快破案，给全市人民一个交代！”

“不，是全国人民！”吴局长转身，“宣传处——”

“是。”宣传处秦处长是个干练的女干部，起身回答，“根据网络监控部门的报告，7点43分，枪击案发生；7点44分，第一条相关微博出现在某门户网站微博，车内群众拍下枪击案的现场图片，在网络上引起轰动；随即现场群众一共发出二十三条原创微博。截止到会议前，含中央级媒体认证微博在内，一共有一百三十一家媒体认证微博发布枪击案相关微博，总转发量达到了十七万余条，占据今日热点榜首。宣传处已经接到各级媒体电话二百三十一个，要求就枪击案进行采访，目前，我们正在准备通稿，案情会议结束以后，就立即召开第一次新闻发布会。以往我们可以通过协商，将新闻延后到破案以后发布，但是现在不行了。这是我们回避不了的现实，现在是自媒体时代，我们只能应对。因此，各位的破案一定要快，否则我们公安机关就越来越被动了。”

秦处长说完坐下，路瑶和龙飞虎的表情都很凝重。吴局长注视着他们：“24小时——我只能给你们24小时，在我来百花分局以前，我已经接到公安部的电话，得知中央领导非常震惊，公安部要求我们在24小时内破案，人枪并获。记住，只有24小时！”

“电话！那个电话号码找到了！”凌云冲进门，随即稳定了一下自己，“吴局，那个电话号码找到了！是用假身份证登记购买的，但是他打过去的电话号码却是实

名购买的！”

“他打给谁？”路瑶急切地问。

“曾凯！”

“果然是他！”路瑶说。

“这个曾凯是什么人？”吴局长问。

“曾凯是另一个地下赌场的老板，他跟金强之前就因为抢地盘有过节。”

龙头站起身：“金强和曾凯都被我们特警队扫过赌场，我都见过他们。”吴局长走到会议桌前面，表情严肃地扫视着所有人，声音低沉：“同志们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记住，我们只有 24 小时！好了，去做你们该做的事！”

“唰——”警察们全体起立，动作整齐划一。

第二章

——SWAT——

1

公安医院的走廊上，满身血污的沈鸿飞失神地愣坐在手术室外，林国伟的妻子李冬梅搂着七岁的儿子，目光呆滞地望着一直亮起的红灯。沈鸿飞看着他们母子，内疚地闭上眼，努力克制着自己。

这时，走廊尽头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两个身形彪悍，穿着黑色特警作战服的人大步走过来。沈鸿飞抬头看着山一样魁梧的龙飞虎：“您是特警队的？”龙飞虎看着亮起的红灯有些恍然，点点头：“猛虎突击队大队长，龙飞虎。”沈鸿飞一愣，起身抬手敬礼：“龙大队长好，我叫沈鸿飞，交警六大队的。”龙飞虎看看他肩膀上的警衔：“新警察？”沈鸿飞点头：“是，上个礼拜刚来报到，今天……第一天执勤。”沈鸿飞的声音有些低沉。吴迪苦笑着看着沈鸿飞：“兄弟，你运气真不错，第一天执勤就遇见枪案了。”沈鸿飞表情有些复杂，没说话。龙飞虎瞪了吴迪一眼，关切地问：“伤员情况怎么样？”

“还在抢救……”沈鸿飞抬眼看着手术室，眼神里却藏着隐隐的杀气，“凶手抓到了吗？”龙飞虎有些诧异地看着沈鸿飞，摇头：“还没有，我们正在调查。”

这时，坐在椅子上的李冬梅慢慢地转头看着两人，眼神都是涣散的。龙飞虎走过去，声音有些低沉：“对不起，嫂子，是我们的错。我向你保证，不管追到天涯海角，我们一定抓住凶手！为你的丈夫报仇！”李冬梅压抑许久的眼泪一下子奔涌出来：“他只是个交警！……为什么要开枪打他……”龙飞虎的眼睛有些湿润。旁边，七岁的林子好奇地伸手去摸吴迪腰上的手枪。吴迪想了想，拔出手枪，退掉弹匣，将空枪递给林子。

沈鸿飞目不转睛地瞪着那把手枪，吴迪诧异地看着他，警惕地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沈鸿飞的眼神还在那把枪上：“如果当时我有一把枪就好了！”吴迪一愣。龙飞虎接过话头：“如果你有一把枪，你会怎么做？”龙飞虎凝视着他。沈鸿飞抬眼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会第一时间干掉那三个王八蛋！将他们一枪毙命！”

“你有这个实力吗？”龙飞虎看了他一眼，“你能保证将三个歹徒一枪毙命吗？——前提是不伤害任何群众。”沈鸿飞凝视着龙飞虎：“我能！”龙飞虎一愣。吴迪讪笑着说：“我理解，革命工作嘛，分工不同。你的工作只是指挥交通，我们的工作才是枪战。别想太多了，这真不是你的错。”沈鸿飞不说话了。龙飞虎站起身：“我们去看看那个金胖子在哪里。”吴迪一愣：“那不是重案组的活儿吗？”龙飞虎不搭理他。吴迪接过手枪，装上弹匣，动作娴熟地插入枪套。龙飞虎走了两步，又回身看了沈鸿飞一眼：“吴迪刚才说得没错，分工不同，你是交警，好好指挥交通吧！”

“我要去特警队！”沈鸿飞大声说。龙飞虎大手一背：“有能耐考过再说吧！”龙飞虎头也没回地甩身走了，留下沈鸿飞愣在那里。

刚走出楼道，吴迪凑过去嘿嘿一笑：“龙头，我算看出来了，你这是要招兵买马呀？那小子在交警队还是个菜鸟呢，他……”龙飞虎没说话，吴迪紧跟上他，“龙头，您到底看中这小子哪一点了？就凭他吹的那句牛皮？”龙飞虎嘿嘿一乐，继续大步走着：“牛皮谁都可以吹，可是他的眼神告诉我——他不是在做牛。”吴迪知道龙飞虎的性子，一下子愣住了。龙飞虎头也没回地走向电梯间：“小飞虫，回头记得提醒我，让铁牛查查这小子的资料。”

分局技侦科办公室，凌云将查到的关于整个案件的资料交给重案组的李欢，然后继续坐在电脑前，十指翻飞。突然，凌云睁大了眼睛看着电脑屏幕，有些不相信。她将画面放大，凌云一下子瞪大了眼——戴着交警头盔的沈鸿飞的脸被定格在了大屏幕上。凌云盯着电脑屏幕，脑海里闪过在沿海公路上跑步的画面，想着什么。

2

医院四楼的走廊外没什么人，两个穿着便衣的警察守在病房门口。房间里，头上缠着一圈白纱布的金强正躺在床上呻吟着：“哎哟，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……”郑直黑着脸站在他对面：“他们想要你的命，你最好告诉我们，是谁想这么干？”金强不看他，捂着脑袋继续号：“我受了刺激，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……”

“金强！不要以为你在这起案件里是受害者，你就可以撇得一干二净！你自己知道，你的底子可是潮得很！”路瑶双手插着裤兜，盯着病床上的金强，“你也知道，他们今天突然出现，不是路过，我们一直在盯着你！我们随时可以把你送到检察院提起公诉，你自己很清楚，起码得吃五年以上的牢饭！你要是够聪明的话，就把谁干的告诉我！”金强一脸无辜地看着路瑶：“警察姐姐，我不是不想跟你们合作，我是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呀，我头疼啊……哎哟，哎哟……”路瑶气不打一处来，强忍着怒火。

这时，龙飞虎和吴迪走到病房门口。龙飞虎透过房门上的玻璃窗看了看里面：“还在问话吗？”便衣苦笑着点头。龙飞虎推门想进，便衣一脸为难地：“龙头，你了解我们组长的脾气……”龙飞虎笑笑：“我负责。”便衣不好说话，往旁边一侧身，龙飞虎推门进去了。

“啊？！”病床上，正抱着脑袋一脸痛苦的金强一看就呆住了。路瑶回头：“你们来干什么？这里没有你的事情！”龙飞虎一点不生气，笑笑：“我来旁听。”说完径直走了过去。金强抓着床单往后躲：“干什么？！干什么？！我是受害人！你不能胡来！”龙飞虎走过去，站在他面前。金强有些结巴：“你……你别胡搞！我警告你啊，我要投诉你啊……”

龙飞虎弯腰，金强拉着床单直往后缩，说话有些虚：“你……你要干什么？”龙飞虎盯着他，语气冰冷：“谁干的？”金强不敢说话。龙飞虎看他：“你认识我？”金强不敢动：“是，我认识……你是特警支队猛虎突击队的队长……”龙飞虎的脸上没什么笑容，冷冷地问：“谁干的？”金强被看得有些发毛。龙飞虎又问：“谁干的？！”金强不敢说话。龙飞虎猛地起身：“我不会再给你机会了。”说完钳子一样硬的手伸了过去，金强反手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：“曾凯！是曾凯！”龙飞虎不理他，甩手脱掉身上的战术背心。金强噌地从床上跳下来，“咚”一声跪在地上，抱住龙飞虎的腿：“是曾凯，就是曾凯！我派人砸了他的赌场，他想报复我！”龙飞虎把背心丢给吴迪，开始摘手套。金强一看，满脸哭丧地哀号着：“真的是曾凯啊！我对天发誓！他一直想干掉我啊！”龙飞虎住手，回头看路瑶：“交给你了。”说完戴上手套，转身出去了。路瑶不看他。郑直问：“怎么办？组长？”路瑶咬牙切齿：“继续问，把他知道的都问出来！”郑直嘿嘿一乐，走过去：“你现在肯老实说了？”金强的脸有些发白：“是是是，只要你们别让他再进来……”郑直站在旁边哭笑不得。